

无为集

孫犁



责任编辑：季涤尘

无 为 集

Wu Wei 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24,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1}{2}$ 插页 3

198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ISBN 7-02-000550-0/I·551 定价 3.05 元

目 录

小 说

一个朋友.....	1
杨墨	6
杨墨续篇.....	10
冯前	14
无花果	19
颐和园	23
宴会	28
鱼苇之事.....	33
蚕桑之事.....	37

散 文

老家	41
木棍儿	44
告别	47
鸡叫	54
大根	57

刁叔	61
老焕叔	65
黄叶	69
悼曾秀苍	72
小同窗	74

杂 文

谈自裁	79
谈头条	82
谈杂文	85
风烛庵杂记	90
风烛庵文学杂记	94
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98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104

读 书 记

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109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119
买章太炎遗书记	127
买《世说新语》记	133
买《流沙坠简》记	139
买“宦海指南”记	142
读《吕氏春秋》	145

读燕丹子	148
读“棠阴比事”	152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155
读《求阙斋弟子记》	159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171
书衣文录	187

书 筒

致魏金波	197
致张义书	198
致万振环	199
致何流	200
致张志民	202
致吕剑	203
致郭志刚	204
致姜德明	205
致郑云云	210
致张根生	212
致侯军	213
致韩映山	215
致季涤尘	218
致李淑娟	219
致葛文	220

致潘之汀	222
致程林	223
致关国栋	224
致冯界	225
致周尊攘	226
致范政浩	227
致陈静	228
致某函授中心	229
给田间的两封信.....	230
后记	233

一个朋友

朋友姓张。我和他认识，大约在一九四〇年。他那时好像在冀中区党的组织部门负责。我看到一些群众团体的主任们，向他汇报工作，对他都很尊重，他的态度也很严肃。我那时还不是党员，他对我很客气，对别的当时所谓“文化人”，也很和气。

当时战争形势很紧张，他却同一个妇女住在一家农院。我没有和那女的说过话，但看出张和她过得很热乎。张的家乡，是深县。

不久，我就到延安去了，张也到了那里。他住的是党校一部，学员都是地方上的老党员，待遇较好。我在鲁艺，生活苦一些。他给我出个主意：每星期日，到他那里吃一顿客饭，也无非是白面馍，肉菜之类，这在当时就算够好的了。

我也考过一次党校，是六部。只记得去答了几道题，在同乡弓琢之的窑洞里睡了一夜，也不记得考取了没有，就又回鲁艺去了，一直到抗战胜利。

进城以后，张在一个区里当区长，按说，在天津市，这个官儿就够可以的了。后来又听说，抗日胜利

后，他曾经分配到东北，当过哈尔滨的市委书记。因为做买卖，被撤掉了，才又到了天津。

我那时，已经安了一个简陋的家，见到老朋友，老伴给他煮了一碗挂面，卧上一个鸡蛋，他吃得很高兴。又能和群众打交道，一下子就和我一家人都熟了。

不久，他又从区长的职位掉下来，当了文史馆的秘书长，听说又是和买卖有关。

官运不好，文史馆又是个闲散机关，他有些寂寞。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没事我就到他那里玩玩，并观看文史馆的藏书。

有一天，张打开他的书包，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契诃夫小说选》，一本是我写的《风云初记》。笑着说：

“老孙，我很羡慕你们，钱来得易，名声又好听。我也要写一本小说，你看怎样？”

我说：

“很好呀。你是有生活的。”

他说：

“我生活比你们多得多，就是不会写。所以就先拿你的书当蓝本，看你是怎么写的，然后，我比猫画虎的写去。”

“什么内容呢？”我问。

“自传体。”他说着，叫我看墙上挂的一张画。“这

是一位画家给我画的行乐图。”

我站起来，凑近看了看。那是一幅山水，只是在山顶的崎岖小道上，画着一个一寸多高的人，身上好像还背着一个筐篓。

张说：

“那是我贩卖文具时的写照，当然是为了掩护，我是给党做地下工作。”

随后，他又向我介绍他的简单经历：自幼贫苦，好读书写字，吃过教饭（家乡俗语，就是信奉天主教），帮过文人学士的忙，很早就参加了党，用他的原话，就是：“又吃起党饭来了。”

那两本书，在他书包里装了很久，见面就拿出来叫我看。我却从来没见过他写过一篇小说。

在新的环境里，他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他住在岳阳路一个小独院里，我去过几次。爱人是在哈尔滨结婚的，是个年轻护士。屋里有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二十四史，用二十四个木匣装着，挡了一面墙。其他三面墙上，都是齐白石、吴昌硕、陈师曾的画。他收集的字画，除了挂的，还装满了两只大木箱。

那时画很便宜，也很多，他每天跑商场。买了画，装裱一下，再卖给公家，可以赚一倍。或是先交杨柳青画店水印，得到一些好处；再交出版社印成画册，又得一些好处，原画仍可高价出售。这些情况，

是我亲眼看到的。据说，有一幅石涛的画，本是假的，他利用文史馆的名义，找了些专家，鉴定成真的，卖给了东北一家博物馆，得了一笔大款，又据他说，他已经把这笔款，捐给了家乡。

他还跑古书店，古玩店，委托行，和那些经理们都很熟。甚至进入私户，和经纪人一起，收买一些物品。我跟他到过一家绰号“青花孙”的人家，去买硬木家具。那个经纪人，据他说，曾是曹琨的秘书。

四清时，这些问题被提了出来。他很恐慌。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他竟跳楼自杀了。不知道详细情况，现在，也没听说开过追悼会。他的问题的结论又如何？不好去问他的家属，怕引起人家的伤痛。当年的朋友们，也多年老失聪，问答不便，不好去打听了。

他给我买的硬木家具，“文化大革命”以后，无处搁放，我早已廉价处理了。此外还有一件小檀木匣，一件鸡血石印章，还在手上。印章刻的是：潯川孙氏。他说我们那一带的古文家，都这样刻。我不是古文家，我把它磨掉了。四清时传说，他给我们买东西，也从中渔利，我是不相信的。我比他收入多，常常是这样：他拿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来，说是送给我。我多给他送一些钱去，他也收下，并说一句：“不值这么多。”倒是真的。

近来，使我常常想到他的，是一本叫做《吴越春

秋》的书，商务万有文库本。张那时很想看这本书，我借给他了，恐怕他给弄丢了。他用完后，很快给我送回来，一点也没弄脏，他是深深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脾气的。这本书就插在身边书架上，时常触动我的心。朋友们有各式各样的性格，他们的下场，什么样的都有。

有一次我去文史馆，看见他的办公室里放着半口袋花生米。他正在叫传达室的老头，到街上去招呼些小贩来，把它发卖掉。回来，我曾对正在灯下干活的老伴说：

“我看张这个人，有做买卖的瘾。”

老伴叹了一口气，说：

“做买卖还能比做官好？他放着那样大的官，不好好做，却去卖花生，真怪！”

芸斋主人曰：张之为，人，温文尔雅，三教九流，无不能交。贸易生财，不分巨细。五行八作，皆称通晓。惜所处之时，其所作为，为舆论之大忌，上述细节竟使殒命。延命至今，或可成为当世奇才。罗隐云：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信夫！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写讫

杨 墨

老友杨墨，山东人。高大如杨，状其身体；粗黑如墨，形其皮肤。非本名也。长相虽然如此，性格却是很温和，很随便的。

我们最初相识，是一九三九年冬季，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那时，我是记者，他是美术工作人员，参与大会堂的建筑和装饰。他那种性格，正是我喜欢的，很快就熟了。他比我小一岁，曾在北平京华美专学习过。在山坡上他那间办公和住宿的小房子里，墙上挂着一块白布，上面是一幅画图的起草稿。只是在右上角，涂抹了一些颜色，什么景物，我已忘记。这幅刚刚开始画，一直挂在那里，直到散会，也没看见过他增添一笔。过去已经五十年，我可以断定：如果这块白布，他还保存着，一定还是老样子。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见他画过油画，画过国画，练过书法，玩过雕塑，总是只有个开始，没有个结果，没有出过像样的成品。他玩弄这些东西，只是为了给人一种印象：这是个艺术家，美专毕业，会这些手艺。就像走江湖卖艺的人一样，只拿刀枪做幌子，

光说不练。

什么时代，什么队伍，也重视学历和资格。不练也不要紧，学历在那里摆着，资格一年比一年老。

一九四三年，我们一同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他在美术系做研究员，我在文学系。正在整风过后，学院的学习，并不紧张。夏天，我们一同到山沟里洗澡、洗衣服，吃西红柿。他有一把妇女们做针线用的剪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直放在书包里。我们头发长了，他给我理，我给他理。我很少看见他读书，或是画画。但谈起来，就滔滔不绝，他的美术方面的知识，还很是渊博的。

他告诉我，他正在追求文学系的一个绥德来的女生。延安生活，非同敌后，吃得饱，又安定，滋生这些欲念，是很自然的。但男性同女性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恋人，都是长期处在一种游离状态，不易明朗。杨墨的事情，也是这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忽然宣布投降。十五日晚上，延安军民，狂欢庆祝，火把游行。我思念家人，睡下的比较早，半夜之间，杨墨来了，告诉我，他的事情，已经在延河边成功。先是挨了一个嘴巴，随即达到目的。说完又匆匆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爱情，有时也会像行情，战局的突然变化，使交易所的某种证券，立刻跌落了很多。人们就要奔赴各地，原有妻子的，也有望重新团圆。

原处于极端矜持状态的女同志，以其特有的敏感，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纷纷向男友们，张开了怀抱。

我出发了，目的地是华北。杨墨因为还有一些纠葛，暂时没走。

我回到家乡，第二年，父亲病故。有一天，杨墨来到我家里，说和那个绥德女子结了婚，在路上，她又跟别人到东北去了。我没有仔细问。我想给父亲立个墓碑，请他设计一下，就把他安排在外院，和我的一个堂叔父同住。

这间小屋，每晚总是有一些人来闲谈。问到杨墨还没有家室，就有一位惯于说媒的大娘，愿意给他介绍。正好村中有一位姑娘，是妇女队长。村中两派不和，有一派说她和武委会主任不清不白。这本是为了打倒武委会主任，却连累得这个农家姑娘，上城下界，对簿公堂。家里人觉得难堪，急着把她聘出去。杨墨又是个干部，不会有什么纠缠。杨墨给了媒人一份厚礼，三说两说就成了。杨墨又把一枚金戒指，交给了女方。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个宝贝。很快就在我们家的西屋结了婚。

结婚以后，不知他又从哪里借来一匹马，把女人驮到河间去了，那里是区党委所在地。

办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就到博野一带下乡去了。听说杨墨向党委宣传部长申请了一批款，又在滹沱河北找到一个有胶泥，并有烧制陶器的旧窑的村庄，

搞泥塑去了。每逢我回到区党委，就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略带讽刺地说：

“老孙啊，你的老战友要成立泥人协会了。”

他并没有成功，他带着老婆，又在当地找了一个青年，给他做饭。他捏了几个泥战士、泥马。群众瞧不起他这个工作，以为是叫化子干的勾当。坐吃山空，那笔款子，不到半年，就花光了。人们对他很不满意，并涉及到我，因为他常常打着我的幌子。我并不是什么要人，但在这家乡一带，还是有些人缘的。

摊子结束以后，他又回到我的村庄，并把他烧制的一匹红马，送给我的孩子，算是答谢我妻子，在他结婚时的帮忙。他笑嘻嘻地问我的女人：

“你看我做的这马怎么样？像吗？”

我的女人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也笑着说：“像是像，就是尾巴太粗了一点，比马脖子还粗！”

芸斋主人曰：近有一青年，河南淮阳人，送我当地土产泥虎、泥蛙、泥鸟各一只。形制古朴，并有响声。惜泥虎腹部，为牛皮纸做成，不如过去之以软皮做成，更为可爱耳。然虎头鲜艳生动如故，余藏之书柜，珍视如出土文物。并因此忆及老友逸事，略记如上云。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写讫

杨 墨 续 篇

一九四九年，干部进城以后，杨墨以他的专业资格，当了这个市的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主任是他在延安时的同事。杨墨有一个特点，与朋友相处，很合得来。如果这个朋友成了他的上级，那就会发生矛盾，即使他的位置，原是这位朋友给他安排的。另外，每到一处，最初几天，表现很好，工作也卖力。但是，与上级发生矛盾之日，也就是他不再干活之时。立刻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他每天早起逛早市；午后跑北大关、文昌宫的小摊；晚上是去南市一带的夜市。他很俭朴，买东西很苛刻。那些熟识他的小摊贩，当着他的面就说：

“这位买东西，必是像白捡一样。”

他看准一件东西，不知要跑多少趟，慢慢和小贩卖价钱，磨到最低限度，才买了回来。

他买的那些东西，我并不喜爱，总是破破旧旧的，黑漆漆的，样子奇怪的。他说这才够得上文物，够得上年头，以后可卖大价。

那时，我也爱逛小市，常常结伴同行。每到一处，

那些小贩，对我们都是白眼相加，甚至口出不逊。我就常常先买他们两件，也不还价，还是改变不了这种冷遇。杨墨对这些毫不在乎，甚至说：

“这些人，买卖破烂儿，都快饿疯了。”

他对我买的东西，也不满意，他说：

“到这里是买旧货，你只图新鲜漂亮！不过你喜欢，买了也行。别不还价呀！”

我们逛早市，就一块吃一些炸糕，逛南市，就吃一碗煮肠，很有风味，也很有趣。他是小吃内行，不吃正饭，专吃这些东西。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早市南市，总是挤不动的人流。

时间不长，美协的工作，就干不下去了，他又活动到北京一家报社。他的一个熟人，在那里管美术。不久，又和这个熟人干了起来，回到这个城市，不再去上班。这一次后果可是严重，先是开除党籍，后是开除公职，详细情形，我并不知道。

他像做梦一样，一下变成了无业游民。那时，我得了神经衰弱症，不能工作。他就常来找我，一块出去玩。他手里托着一个鸟笼子，里面养着一只红脖。有时，到他的住处坐坐，他那小小的房间里，还飞着一只黑色的小鸟。他说天津人喜欢养这种鸟，叫得很好听。我看他的两只鸟，都像主人一样，羽毛不整，没有什么精神。

有一天，我们两人转到了干部俱乐部的后门，那